

孙小宁 主编
冷冰川 插图

想起京都

一只

鳥

二十五位作家的文艺地图

龙冬

宁青

蓝蓝

北塔

祝勇

陈河

侯宇燕

杨栗

苏北

解玺璋

曹利群

何大草

赵柏田

冉平

毛丹青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孙小宁 主编
冷冰川 插图

想起京都

一只



二十五位作家的文艺地图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想起京都一只鸟：二十五位作家的文艺地图 / 孙小宁

主编. 冷冰川 插图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4.7

ISBN 978-7-108-04421-1

I. ①想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4197 号

责任编辑 王振峰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郝德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9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25

字 数 170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7,000 册

定 价 29.80 元

(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)

前言：让词语落在实处

孙小宁

伍迪·艾伦的《午夜巴黎》，是我的心头好。它符合我对某类故事的期待：微醺、白日梦、亦真亦幻。有时空的穿越感，但又不是绝无章法的乱来——你看伍迪·艾伦镜头下，名流汇集的巴黎盛宴，文艺的味道多正！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任意门，要不穿越大戏怎么可能历久而弥新。但穿越和穿越还不一样。有的穿越是一种逃避，以为迈过那扇门，就是一座桃花源；有的则是一次主动的寻找，甚至在向它走去的时候，内心已经撑开了一个搜索引擎，这里是谁的故居，那里又立着谁的墓碑，内心暗含着期待，却未必一定要寻到一枚甜果。但这种过程仍然是奇妙的，奇妙在于，你始终能感觉到，类似于伍迪·艾伦的电影里那神奇的场，你和它，既感应又互动，很多的东西涤荡于心胸，以至于最后，不把它吐出来，就心绪不宁。我把以这种感觉写出来的文章，归为“文艺地图”。

乍看它是一次旅行的书写，但又不是纯粹的记游文字，至少在写作者的意念里不是。它也很可能不完全真实——那种奇异的电流交互，很可能使人以幻象遮蔽实存，但这也不影响什么。就像书中那篇作家宁肯的文章：阿加莎“谋杀”了尼罗河。“谋杀”固然惊悚，但却是一种心理的真实——看沈从文多了的人，谁不

想在凤凰古城遇见一个美好的翠翠呢？

旅行是一种空间的移动，穿越也是。如果这两个词在我这里还要做一次辨析，我很想说，穿越更有时空的跨越感，以及郑钧歌里“回到拉萨”那种能唤起内心激情的东西。正是这种激情，让有些人，即使同在一个旅行队伍中，仍然在别人为某地施华洛世奇性价比合宜而激动时，自己孤身离群，矢志要寻访某位作家的故居。甚至寻访回来，还要上下求索，爬梳资料，为这次寻访记下一笔。一名艺术家的墓碑上的荒草，为什么在后来的回忆中，挥之不去？拜谒者肯定是觉得，这荒草，一定传递着长眠地下之人一些隐秘的信息。我想热衷文艺地图的那些建构者，大抵会共鸣这本书中另一个作者赵柏田的这样一段话：“一次真实的行走，却又像是一个由传说、旧物、词语幻化出的想象之邦，一个非现实的世界。……真的好像是置身于一个旷古的梦境，过往的文明就像洞窟里的烛光在梦境的深处微微闪烁。而周遭的世界——树，石，房屋，人——则成了世界的一个表征。世界就这样淹没在了无边无际的表征和符号的海洋中，留下来的只是‘一缕香魂’”。“就这样的说话，又能让多少个词‘坐在实处’呢。但也只有这样说话，我才会邂逅语词那奔放不拘的活力。它好像在无限的曲线活动中又回到了自身。很多时候，我不无悲哀地发现，我的工作，它只是让词语在一线白纸上无声地流过——在这里，它既无声音又无对话者，只是在它存在的光辉中闪耀。”（赵柏田《从天水到敦煌》），在这篇文章的最后，我看到几个闪闪发光的词：让每一个词语落到实处。

正是与这一个句子的碰触，让我找到了自己热衷于编辑、搜集这类文艺地图的缘由。原来我也是这样一个虚妄而执拗的构建者：想把每一个词语落到实处。

但是，是否有更多的作者愿意领会我构想这类文章的初衷呢？还真是有。我陆陆续续发现的作者，都在提供这样的文章，可以让我一边阅读编发，一边暗暗佩服自己，“猎狗闻得见骨头，我闻得见才华”。这可是聂华苓夫妇以为自傲的句子，我怎么想拿它夸夸我自己，嘿，不是，我是想表达对那些作者的赞许。

我想说，他们的这些文章，让我在一个创作链的生成中，更加懂得了空间的意义。空间本来是属于那些曾经在此居住生活的人的，但后来者抵达这里，就又成了两颗灵魂交汇的场所。一次次的交汇，空间因此也成为一个说故事的舞台，既说原主人的故事，也说闯入者的故事。“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林黛玉”，空间也可做如是看待，它的丰富，以及它如镜面一样折射出来的百千灵魂，真的是说不完的故事。

现在我差不多已经这么认为，呈现好了空间，就留住了人。让我试举例说明，“他们在岛屿写作”大概是我最近看到的最好的文学纪录片，它的好就在于，把人置于他自己的空间。九十岁的诗人周梦蝶在家中写书法，铺案、展纸、磨墨、写字，这一切的动作都在一种绝对的静定中完成，如一滴水的凝注、滴落——什么是他的孤独国，这个就是。这是静态空间。有些是移动空间，比如凯路亚克《在路上》。说实话，我其实是看了电影《在路上》，才理解这一群人在路上的意义。因为我看到了那不断延伸的公路，不断变化的空间，正是它们，恰到好处地让我理解了其中狂乱、迷茫与愤怒的部分。而这部电影，据主创人说，也是重走了凯路亚克当年的路线之后才出来的片子。

我自己曾有过一次燕南园之行。当时是读《洪业传》一时兴起，约了几个朋友一起重踏北大这座园。正值春天，花已盛开。燕南园的燕京大学教授故居，仍然是一片静寂。故居外墙青藤爬

满，隔月的信件还插在某个门前的信箱上。故园已成废园？这时我看到了一群野猫，它们岿然不动地待在一处，看我们的眼神完全像从另一时代投来，既古远又淡泊，那里面要告诉我什么呢？后来约到唐克扬那组燕南园文章，我连洪业、燕南园与那些野猫一起读懂了。

当然，这也证明，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有一扇任意门，但并非任何一个被穿越过去的世界，都能被你读懂。现在，就让这组文艺地图的作者，做我们的向导吧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其实已经得天独厚地领受了他们作为向导的魅力，我想说令我流连其间的，除了被展示的空间如此迷人之外，还有写作者文字本身的意趣。他们依托空间而写作，在作品、人与自我之间出出入入，他们既是伍迪·艾伦的同路人，且有时显得比他还厉害，因为《午夜巴黎》说到底是一场曼妙白日梦，而我的作者所写的《一个人的巴黎》，展示了人类思维活动中更复杂精微的部分——他们真是把语词都落到了空间的实处。

我热爱这些文章，但在编辑成书时，依然会有分体例的问题。想了半天，最后把它们分为“行至”与“神会”两列。虽然在我看来，神游未必行至，但行至一定包含着神游的成分，但这只不过是顺巧方便的排法，目的只为了能让文章读起来，有节奏一些。

我知道读者不会受这种排列限制，读者只想推开他感兴趣的那扇门。最后只想说，你能从它看到什么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以及你是否心中也有个引擎张开着，试图想接应些什么。

目 录

前言：让词语落在实处（孙小宁） 1

行至

辑一

- 致赫拉巴尔（龙冬） 3
阿加莎谋杀了尼罗河（宁肯） 18
寻找和死神下棋的人（蓝蓝） 21
以色列的现实与传说之旅（北塔） 27
伯克利大学的张爱玲（祝勇） 36
莫奈花园（陈河） 47
古巴：海明威故居（陈河） 52
杜伦一日（侯宇燕） 57
为什么去蓝毗尼（杨栗） 64
日内瓦的博尔赫斯迷宫（杨栗） 74

辑二

- 湖东汪曾祺（苏北） 79



- 福山路3号：沈从文故居（苏北） 86
林斤澜与矮凳桥（解玺璋） 90
梁启超故居（解玺璋） 95
江南寻阿炳（曹利群） 105
隔壁是菱窠（何大草） 109
满纸苍凉：寻访巴人故居（赵柏田） 114
明亮的喀什（赵柏田） 117
从天水到敦煌（赵柏田） 120
正午的高昌古城（赵柏田） 135
雨中雁荡山（宁肯） 138
寂寞之声（冉平） 143

神会

辑一

- 想起京都一只鸟（毛丹青） 151
日本寺院的山门所藏（毛丹青） 154
村上与谷崎（毛丹青） 157
巴伦博伊姆：音乐即故乡（雷淑容） 161
维也纳的异乡人（雷淑容） 164

- 一个人的巴黎（宁肯） 166
老宅里的英格兰（何大草） 172
托尔金：居无定所的漫游者（杨雅婷） 178
英伦，没有一座城市是完美的（杨栗） 188
他乡月色（鲍尔吉·原野） 193

辑二

- 野草斜阳清平川（王克明） 199
落红萧萧为哪般（迟子建） 203
乌镇与西塘（宁肯） 209
红塔礼堂的音乐与电影（宁肯） 213
竹林幽事（王以培） 218
洪业与燕南园（唐克扬） 224
北京四小处（北塔） 239
南方运河（赵柏田） 248
山河形胜白鹿原（红柯） 252
闻一多：从望天湖到翠湖北岸（范稳） 260
虚写稻城（艾僕木诺） 268

附：作者简介 284

行
至
辑
一



致赫拉巴尔

龙冬

—

尊敬的赫拉巴尔先生，我听说，整整一周，你住在布拉格近郊克斯科森林的木屋里。那是一片不小的林区。有些地方，阳光无力穿透茂密的枝叶，林间渗透着浓重的黑色。公路隐蔽在树林里。车子直直行驶，速度并不太快。清香的空气灌进窗来。风是甜的，甜的……赫拉巴尔先生，你看，我完全浸泡在以往的景象里。现在，我回到北京有两个月了。以往这些，对我来讲，是一些美妙的感受。而对于你，是布拉格人平常的周末生活。

太阳在森林中忽隐忽现，如同一团打碎着的蛋黄。它紧随我视线赛跑，并且上上下下移动，每次显露，位置都有变化。这阳光又不安，又宁静，好像一个抑郁的人，因为酒的作用，热烈表达，继而沉默，他并不在意别人的反应。

我从 429 路和 443 路克斯科公交站拐进这幽深的碎石小道，一步一步向前走，脚下总被草茎绊住。你的木屋开始从满眼绿色中显现，渐渐显现出来，露了一点点明黄，然后一角明黄，然后，一块块明黄。我终于站住了，跟前是棕色板条的栅栏。隔着一小片空寂的林间草地，整座木屋墙体的反光，令我似乎就要昏厥。

我不能自制，下意识倒退两步，身体也随之晃动了两下。木屋有两层，车库门、窗框同桁木涂着深绿的油漆，除此，都是白色。晴天，阳光明亮斑驳地映在雪白墙面上。这木屋在中午时分散发着夺目光芒。木屋雪白，有森林环抱，墙面光斑似在燃烧，又如同为一只精巧的盒子贴上了碎片金箔，也像画布上那种用刮刀涂抹的厚重油彩。

我知道，赫拉巴尔先生，你此处住所，仅仅是用来周末度假和躲避喧嚣的写作。应该叫别墅。说到别墅，会让我们国家的人非常羡慕。殊不知，这样的别墅，或者再大些的别墅，或者小到只能容下一张床、一张餐桌书桌的别墅，在布拉格近郊山地林间还有很多。这是你们亲近自然的传统生活方式。亲近自然，远离“中心”，人的个性方可彰显。地方大，人少，到处可见森林、河流、草地。随手捡拾几片木头，看好一块山坡林间空地，拿起钉锤，当当当，几下子，一座木屋别墅就搭建出来了。屋子里的家用陈设简单，却是应有尽有。窗户里拉上洁白的纱帘，衬着一件工艺雕塑。外面窗沿下悬挂一盒红黄蓝粉的小朵杂色鲜花。我总是想象着那屋子里面的生活。那个人正在阅读一本怎样的旧书？那两个人正在亲密地说着什么样的陈年老话？那一家子人正在接待从什么地方到来的老友？当然，我讲这些肯定有所夸张。可是，每个家庭自建或购买这样一座别墅，也算不上什么奢侈，更谈不上时髦。雨后到林子里捡蘑菇，回来烧一个蘑菇汤，烤一盘蘑菇，炒一碟蘑菇，夫复何求？我看过你一张照片，手中捧个纸口袋，就是在克斯科这林子里捡蘑菇。我也知道，这生活，不是多数年轻人的选择。现在年轻人，他们习惯于被动地选择，他们远离自然，他们似乎比老一辈人还要适应制度化的生活。我的兴趣，也正好说明自己人到中年。我已不再年轻，不再年轻了。我已经懂

得了自由的真正含意。自由，是近，而非远。自由是个体，而非众人。自由是小出版社、小书店、小的新书首发式、小签售、小阅读座谈会、小聚、小开本图书、小收益、小乐趣。自由是小声，而非高调。自由是柔弱，而非刚强。

林间木屋的二层有一个平台。你买下这处房产后，自己动手，在平台上搭建出一个阳光小屋。这真是绝佳的写作环境。当然，春天夏季和秋日的多数时间，你的写作恰恰是在房前长满杂草和灌木的空地上。这是你的露天写作。猫们缠绕在你的脚边。你的午餐，一半也是猫们的午餐。太阳晒得打字机过一会就要卡壳儿。那些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文字，沾染着草木清香，源源不断从打字机上方跳跃出来，呼吸着强烈的阳光，它们也不再阴郁，它们不乏伤感，却饱含着幽默和欢乐。甜甜的忧伤，这是你作品的一个中文名字。原先译者的翻译是“忧郁美”和“美丽的忧伤”，我觉得都不够味儿。最后，挖空心思琢磨出这么一个。“甜甜的忧伤”啊，我时常为这个书名自得其乐。

我两次来这里找过你。三年前，你已经离开了十一年。那天飘落后细雨。冬天的雨，把寒冷嵌入骨髓。我甚至就连你那些心爱的猫们都没有见到。据说房子有了新主人，但这季节的寒冷，也不知将新主人驱赶到别处什么地方。只见到杂草丛中隐藏一个头戴黑帽身穿红衣的陶制玩偶。他嘴唇肥厚，一个哈哈笑的表情，让他嘴角咧到了耳根。这回我又来看你。秋日最后的阳光，在那天照耀出夏季的火热。房子里似乎有人从窗口闪过。隔着栅栏看半天，并没有人，似乎那年被寒冷逼走的主人没有回还。还是见不到你那些心爱的猫们。我甚至怀疑，那些猫已经被你带走了，他们正趴在蹲在你墓地的坟池上，安安静静，乖巧可人，望眼欲穿，他们如同面对苍穹观想，已经修炼成高深莫测的哲学家。那

个黑帽红衣的彩绘陶人，依然故我，在老地方哈哈大笑。我甚至可以确认，那是你和妻子的遗物。

二

尊敬的赫拉巴尔先生，现在金虎酒家已经因为你，因为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波兰，来这里拜望你，而名扬天下。每个下午，酒家开张以后，都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涌入这里。他们全是慕名而来。酒桌上的语言五花八门。店堂侧面墙壁上，挂着你的头像油画。正面墙壁上，高高摆放着你的一个雕塑半胸像。我向来对头像胸像雕塑感觉怪异，怎么看都脱不出自己的怪异感受，我觉得这起源于人类的原始祭祀，把死去的族长脑袋连同脖子切下来，把敌人的头颅切下来，供奉，祭奠。所有的写实雕塑，人或动物，我都喜欢完整的，全须全尾。

金虎酒家你当年固定的座位上方，也挂着捷克、美国两国总统与你一起喝酒的照片。我知道那幅照片并非在你固定的酒桌上拍摄。你的固定酒桌在店面尽头一个小套间里，正对着厕所门口。当年两位总统到来，你们是在宽敞的店面里坐着，而那个小小套间里，塞满了警卫安保……赫拉巴尔先生，今天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会如此喧嚣？以致我们根本无法面对自己，无法安静下来哪怕对着流云发呆片刻。你在十多年前离开的时候，甚至更早些年，已经感受到这世界的喧嚣。人类发展，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文明进步。老子说“知止不殆，可以久长”，联系历史和现实，意思深刻。现在金虎酒家，多数老顾客已经散落于城市其他酒家。布拉格老城居民，也大多搬迁到城市的边缘街区。老城街巷中，从上午到深夜，人流如织，车马如潮，不断地，不断

地，一波一波地冲刷着光可鉴人的石钉路面。导游们无精打采举着小旗，手持扩音喇叭，身后尾随一群一群游客。他们张大着嘴巴，嚅动着嘴唇，此起彼伏发出各种鸣叫，如同从草原走牧到城市，正在赶往屠宰场的绵羊。几乎所有建筑都用作了旅店，用作了酒家，用作了赌场，用作了服装店，用作了咖啡厅，用作了商业画廊，用作了旅游纪念品商铺，用作了银行，用作了外币兑换，用作什么什么公司，用作什么什么办事处，甚至有些建筑物的地下室，也用作脱衣舞厅。那些古老的小广场四周，汽车停靠得满满当当。在布拉格老城街巷里，我想拍几张照片，就得早早出门，否则只能拍摄那些巴洛克和哥特建筑的顶部。正午的街景，在照片下部，不是路面，而是被取景框切得只剩了上半部的一层人头。一个社会，全面科技经济，一味发展，一味市场，结果只能这个样子。一个城市里满是游客，或者说，把这城市固有的生活转让给游客，这个城市的灵魂就不那么分明了，就死了，就变成了化石，它就在原地自我微缩，变成了模型。我在捷克所到之处，尤其是旅游胜地克鲁姆洛夫小城，国际上几大电影节所在地之一卡罗维发利，无不若此，城镇白天喧哗，入夜冷清。去年，我在中国，到西藏，到湘西凤凰小城，同样感受到喧嚣。啊，喧嚣，无处不在的喧嚣。还有北京的南锣鼓巷、琉璃厂，我就不明白，这种作用于旅游观光的虚伪民俗和俗而不古的东西有多大意思？我也不知道拿什么好办法可以阻止这样的破坏。也许我表现得杞人忧天了。我能阻止地球的自转吗？我能阻止时光的流逝吗？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里那个主人公汉嘉，当他面对着装帧精美、饱含思想和哲理的书籍被毁灭时，当他的孤独同周遭与日俱增的喧嚣不能共存时，他选择了与美好事物一同毁灭。也许在毁灭中还能求得永生？其实，永生也是虚妄。不识时务者，唯求得安宁。不